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2
17 December 1974
CHINESE

第一八一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澳大利亚)
出席：	奥国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吉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的局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575）

主席：根据第一八一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并且在理事会的同意下，现在在这个上午我请摩洛哥、上沃尔特、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的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摩洛哥代表扎米先生，上沃尔特代表雅奥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应主席的邀请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也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其他理事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杰克生先生（圭亚那）和其他理事国的代表——津巴先生（赞比亚），弗拉齐努先生（罗马尼亚）和巴迪拉雅先生（印度）——应主席邀请，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当前的项目。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理事会今日议程上的这个项目从每一点看来都不寻常。这首先是因为从联合国创立以来，这个项目在联合国内所引起的辩论范围；其次特别是因为就这个项目所通过的决议数目之多以及各国际机构就这项目所表示的意見的紛歧程度。

与一群人民及其领土的将来直接有关的联合国迄今还不能成功地对它的一个会员国，南非，施行国际法的权力。它也不能使那个国家尊重宪章或宪章规定的义务。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以一一四票对二票，三票弃权通过了第2145 (XXI)号决议；大会在决议中，将委托南非管理当时称为“西南非”地区的委任统治予以终止。大会作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二十年来它为使南非政府尊重从前自由而庄严地担允的承诺所作徒劳无功的努力才告一结束。南非政府由于事实上不尊重它的义务，已经片面地否定所受委托。因此，大会除了宣布给南非的委托为无效从而采取必要措施将权力移交今日称为纳米比亚的土著人民以外，别无他法。

大会以同一决议设置一个包括十四名委员的专设委员会，其任务为建议“管理〔纳米比亚〕之实际方法，俾该领土人民得以行使自决权并实现独立。”（大会第2145 (XXI)号决议。

专设委员会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三月间开会，并向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提出它的第一次报告。大会依据那个报告，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通过第2248 (S-V)号决议，该项决议内决定：第一，尽一切努力使纳米比亚至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前获得独立；第二，在独立以前该领土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管理，并尽最大可能让该地人民参加；第三，该理事会应委托一名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办理行政和管理工作；第四，该理事会应在纳米比亚设立总部并在该处进行工作，以便订立移交该领土行政权的实际办法。

当然，大会又再要求南非依照该决议的规定便利该领土行政权的移转。

同时，大会请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适当措施让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履行任务。

依照该决议的建议，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致函南非政府的外交部长，请他说明他的政府为了便利在最少紊乱的情况下移转权力所预备采取的措施。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南非外交部长答复说，他的政府无意遵守那些决议内的规定，认为那是不合法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通过第 2325(XXII)号决议，该决议请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步骤，使联合国能履行它所承担的纳米比亚的责任。

从那时以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若干——具体来说，有七十六个——其他决议，都是谴责南非拒绝同联合国合作的。

后来一直要等到一九七〇年，更具体的说，是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才以第 284(1970)号决议，决定依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请国际法院就此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我必须指出：第一次的意见已经由法院在一九五〇年发表，当时比勒陀利亚方面拒绝服从新的国际制度，借口说，托管制度已随国际联盟而不存在了。

关于这一点，国际法院说：

“在一切方面，它们存在的理由和主要的目标还是一样。 它们执行任务既并不靠国际联盟的实体，这些义务也就不能仅仅因为监督机构的不存在而消逝。 因此人民所享有使领土依照这些章则受到管理的权利也不受影响”

国际法院在它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第二次意见内，宣称南非继续据有纳米比亚是不合法的。

尽管有国际法院这两次的意见及无数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南非并不感觉到它必须顺应国际大家庭的呼吁。 安全理事会面对这种直接的拒绝，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重新审查纳米比亚问题。

经过一连串的会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309(1972)号决议，邀请

“秘书长与由阿根廷、索马里及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组成的安全理事会小组协商及密切合作，尽快和所有有关方面接触，以期建立必要条件，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自由并严格遵守人人平等原则，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安全理事会第 309(1972)号决议）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在几天后采取了第一个行动：他把决议的案文送交南非外交部长。

秘书长由亚的斯亚贝巴回来后，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在纽约接见了南非常驻代表，该代表将南非总理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的讲话全文转递给秘书长。

在该项讲话内南非总理说：

“我不愿预料这件事，只是要说明如果联合国秘书长除了其他问题之外也有意同〔南非〕政府讨论非白种人民的自决问题……他必会发现我们是很愿意参加讨论的，……但是，如果他到南非来是想替非洲统一组织的极端份子从事鼓吹……我可以事先告诉他，他将徒然浪费时间”。（S/10738, 第6段）

可是那些被南非外交部长称为极端份子的人却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卢萨卡通过了一项历史性文件，称作“南非宣言”。

我愿意指出：由东部和中部非洲各国首脑倡议、编拟和通过的那个文件已经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并由喀麦隆总统，当时的非统组织主席，阿赫马杜·阿希乔阁下向此地联合国提出。

在卢萨卡宣言内，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宣称：

“我们宁愿协商而不愿破坏，宁愿谈判而不愿屠杀。我们并不赞成暴力，我们却赞成中止现在正在〔南非〕进行的违犯人类尊严的暴力。如果和平解放的途径是可能的，或者未来情况的变动使得这种途径有可能时，我们会吁请在抵抗运动中的兄弟们采用和平的斗争方法，即令在转移的时间安排上要付出若干妥协的代价也在所不计。但是，当和平的途径为南非国家目前当权派所采行动阻塞时，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对那些领土上为反抗压迫者而斗争的人民，给予我们所能的一切支助。”（A/7754, 第12段）

这种立场自然不能称为极端主义。

这种简短的历史性摘要叙述是必要的，特别是由于一些人还在相信：非洲统一

组织和联合国并没有给南非政权充分时间来思索和采取适当的立场。

由于南非政权的断然拒绝，由于它的不妥协，和它对必须尊重的义务所采的蛮横态度，由于它不实现联合国各决议，我们只好试用其他的办法。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必然是在这种意识下向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建议：秘书长和南非政府之间的接触应该废止。这个建议经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通过。安全理事会也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了第342(1973)号决议决定不再进行以第309(1972)号决议为基础的各项努力。

因为我们的安理会没有采取纳米比亚所需要的决定，即帮助纳米比亚人民恢复被一个十分明显没有尽到委托任务的政权所剥夺去的自由，纳米比亚所流的血委实太多了。不过，我要给比勒陀利亚政权另一个机会，要求它注意国际大家庭通过本理事会送给它的呼吁。

这个决议是一件非常温和的决议——有些人称它均衡平稳另一些人称它软弱——可是我们希望：软弱方面可由本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时的全体一致所代表的力量来补偿。因此，南非政权应该能够使它本身严肃地承认联合国决议的效力以及国际法院的意见。南非政府在毫不含糊地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对其国内领土具有主权之后，接着就应毫不迟延撤退一切南非占领部队并在联合国直接协助下，把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单一的国家所必需的一切权力，转移到纳米比亚命运的唯一决定人——纳米比亚人民的手里。

如果这个呼吁受到注意，那将是第一次出现一种积极的讯号，它不仅导致使南非政府和国际大家庭发生对抗的可怕纷争开始平息，而且，特别是保障了非洲的和平，从而，国际的安全。无论如何，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于正在非洲演出的、贬损人类和威胁本组织前途的戏剧性事件，必须经常保持警觉。

主席，由于这次会议也许是理事会本月份的最后一次会议，我现在要在你的允许下，对那些将在任务结束后离开我们的同僚讲话。

我们对于你阁下以同僚和友人的澳大利亚大使身份，就理事会的辩论和行动所作出的贡献，都很敬佩。我要以一个非洲人和贵国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的立场来告诉你，和你共渡今年，我是多么愉快；这可能使我从你的广泛经验内，以及你对非洲和国际大家庭面临问题的知识内，获益很多。

转到我的同僚和兄弟们——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秘鲁大使——我要告诉他们我是多么感谢他们和我们团结一起给予的经常支持，这是我们各国不仅在理事会并且在一切国际团体内进行共同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为和平、为人类平等、为人民自由所进行的共同斗争。我深信你的榜样将在本理事会留下记录，成为一个受到对本组织坚定的信仰及正义与自由理想所推动的人的例子。他们在任务的全部过程中，常常设法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同时我可以告诉他们说，他们服务得很好。

主席，最后我要向你保证我的坚定不移的友情。

主席：我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所说的亲切的话，我非常珍视这些话。

恩吉内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纳米比亚，也就是从前的西南非，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制度下的一个国家，它的国际地位应该象在国际联盟管辖范围内其他领土一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当时以来支配国际大家庭的新原则，重新规定，这个事实无可争论。

比勒陀利亚的代表本人就曾在安全理事会说过：

“南非政府一直承认西南非有一项明确的国际地位。我们对它并无企图。”

（第1800次会议，第47页）

那么，如何能够解释纳米比亚殖民式的情况会继续存在？这个事件的真象是：自从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南非就拒绝对该领土的地位作任何改变以符合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并把以种族隔离为主要基础的管辖方式推广到该领土，同时压制和剥削非洲人来进行吞并纳米比亚。联合国曾经有力地反抗这项犯罪的行动。大会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2145(XXI)号决议内，决定中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由联合国直接负起该领土的责任，将该领土的行政权委托给目前周知的纳米比亚理事会来行使，直到该领土独立为止。

当本组织问及南非继续占据纳米比亚的状态构成何种法律后果时，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它的咨询意见内毫不含糊地答复说，比勒陀利亚政权占据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并说，南非应该立即中止对该国的管理和占据。

这个理事会本身在第310(1972)号决议内强烈谴责在纳米比亚盛行的压制，并宣布说，南非政府蔑视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宪章，继续占据该领土，对该区和平与安全的维持，构成有害的条件。

虽然那个种族主义政权通常是立即拒绝受到高度尊敬的国际大家庭各机构所表示的意见，但这个同一的安全理事会在进行最后一次的安抚努力时，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在它的第309(1972)号决议内，请秘书长主动和南非及一切有关党派接触以期建立必要条件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依照宪章行使自决权利和独立。

后来的发展，证明各方对于这种对话的有用性和目的所在表示怀疑态度，确实是有理由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们的秘书长——我国代表团对于他在此种情况下执行他的艰难任务所具有的技巧和智慧，表示真诚的敬佩——和比勒陀利亚当局进行谈判的时候，后者认为加强把纳米比亚并入“本土”的政策最为适当，于是设立了那声名狼藉的《咨询理事会》这不过是一个拿种族主义者的钱搞分裂的部落性团体罢了。

加在纳米比亚人民身上的剥削制度曾遭《国际法律学家委员会》的强烈指责；该文载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出版的该委员会第十一期的《杂志》上面，题目是：《纳米比亚的班图本土：一种新奴役制度》。在该文内我们谈到：虽然南非政府作过模糊的暗示要使该“本土”自治以应付国际舆论，但事实是：那个“本土”正严格地维持着目前的现状；意思就是说，纳米比亚的自然财富，仍然掌握在白

人手里，而黑人，如果他要生存，只能去过一种不安定的农人生活。

此外，在此期间，在“南非紧急法”下的压制政治运动的措施，以及当众鞭答的无法形容的残暴，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内（A/9624，第一卷）都有详细叙述，所占篇幅的比例，到达惊人的程度。

面对着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一贯缺乏诚意——该政府十分粗鲁地拒绝承认纳米比亚人民有权自治和独立——秘书长在他的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的报告内（S/10921），达到下面的结论：

“南非政府的立场与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所确定的立场仍然远不相合”。（S/19021，第18段）

面对南非对纳米比亚的事实上的吞并，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十月二十四日博撒先生在本理事会的发言，当时他说，纳米比亚的自治可能在十年以内实现。因此，理事会是非常正确的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2(1973)号决议内决定不再进行接触；种族主义者明显地想利用这种接触来进行拖延战术以改善国际方面对他们的印象，同时在世界组织的眼中获得他们不配享有的尊敬。

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应该充分和有效地履行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义务。绝无异议地向种族主义者的挑战投降。纳米比亚人民的忍耐也有一定的限度。对本组织寄予信托的那些人民正在期望理事会一直所作的承诺能够实现，他们正在盼望篡夺权力的种族主义者最后必须把权力移转给他们的那一天能够到来。

我国代表团相信：由于纳米比亚南非政权的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以及本组织对南非所表现的极度耐心，这次当前的辩论只会有很少的歧见；当然，出席的代表团不会否认纳米比亚人民具有自决、独立和保卫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已由安全理事会在它的第323(1972)号决议里加以重申。刚才理事会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的一致赞成票，使得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回忆安全理事会最近辩论的种族隔离问题的结果时所说的话更富意义。阿赫马杜·阿希乔总统说：

“充分了解到这些伟大国家的人民十分信奉一切人类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原则，我们希望他们的政府将来证明能够在他们的本国内和大部份的世界上顾到舆论”。

我国代表团对文件 S / 11579 所载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是愿意证实它决心用一切方法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不仅为了重新获得自由，而且为了保证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权利受到尊重而进行的正义战争。

我就此机会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和全部成员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为了加速该领土的解放过程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

庄先生（中国）：最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突然唱起“和平经”来了，一会表示愿与非洲国家“和平共处”，“加强合作”，实行“友好”、“睦邻”政策，一会装出一付要进行“和平演变”的姿态。它甚至说“对今天非洲形势的变化非常高兴”、“同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这种宣传，是在南部非洲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压力下，妄图使用镇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来摆脱其孤立处境和维持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只要看一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上述种种烟幕的背后，究竟在纳米比亚干了些什么，人们就不难得出应有的结论。

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当局在由西南非国民党执委会抛出的声明中说，“要以更积极和现实的态度来与纳米比亚其他‘居民集团’代表进行讨论，特别是关于西南非按宪政发展的形式问题”。在这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无任何表示要从纳米比亚撤退之意，更未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在民族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行自决的权利，只是要在它继续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情况下，同一些“居民集团”讨论所谓当地“宪政的发展”。换言之，就是妄图给臭名昭著的“班图斯坦”体制以合法的外衣，以利其继续推行。南非反动当局还把代表纳米比亚人民利益而从事英勇斗争的解放运动撇在一边，提出要同纳米比亚“居民集团”进行讨论。它所称的“居民集团”是指谁呢？说穿了，无非是几个由南非反动当局豢养和控制的傀儡而已。对南非当局这一花招，西南非人民组织已经予以揭露：“这是一个旨在迷惑世界舆论的有计划的蓄意的政治阴谋……其目的是巩固班图斯坦并由南非吞并纳米比亚。”在这方面，就连一些西方报刊也承认，南非当局正在有计划地分割纳米比亚。它打算在北部和其它地方划出几块贫瘠的土地，制造所谓的“独立”的奥万博兰等。从而在其他土地良好、矿源丰富的部分，建立一个由白人统治的政治而予以永久霸占。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还准备一旦遇到当地居民的反对时，就干脆将之合并到南非。西南非国民党头子、南非政府发展部长杜。伯莱西斯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公开供认说，关于纳米比亚的前途，必须得到南非政府的同意，才能做出决定；不存在西南非和南非完全分割开来的问题。

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所谓西南非国民党执委会成员德克·麦其在所谓西南非立法院上，又提出了一项关于就西南非前途进行谈判的动议，动议共包括十四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项动议的一些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

动议第一点说，“要承认西南非由各种民族组成的这一事实，当地所有民族的权利，都应得到承认。”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公正”，但是它根本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究竟谁是纳米比亚的主人？谁是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侵略者？它企图从根本上混淆霸占与反霸占、侵略与反侵略这一界限，从而在人们中间制造混乱。我们认为，只有在南非反动当局立即撤出纳米比亚，搬走了那块压在纳米比亚人民头上的石头，才能使当地人民成为自己国土的主人，才能谈得上尊重当地所有民族的权利。否则只能是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分子为所欲为，而广大黑人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则横遭剥夺，并使这一不能容忍的情况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动议第五点说，“为了在西南非走向自决前，维持当地法律和秩序起见，南非不能从西南非撤离，否则将引起混乱。”第六点又说，“南非只有在当地人民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从纳米比亚离开，但是任何其他组织和其他国家都不能代替南非”这完全是奴隶主的口吻，好象根本不存在什么联合国，好象纳米比亚的人民离开南非种族主义者就活不下去的样子。所有这些统统都是南非当局继续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借口！统统都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必须指出，根据这种逻辑，南非种族主义者迄今仍坚持拒绝承认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有关正确决议，坚持拒绝承认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纳米比亚的合法当局。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所以如此猖狂，是由于它得到了帝国主义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以及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帝国主义为了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它们在南部非洲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竭力从各个方面维护南非当局的法西斯统治。这是为什么二十多年来纳米比亚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南非当局敢于抗拒联合国有关决议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主张，南非当局必须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霸占，并撤出它的一切军警和行政机构，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接管并负责准备独立；纳米比亚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证，决不容许南非当局破坏；南非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它侵犯纳米比亚人民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野蛮措施，并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政治犯。

中国代表团虽然投票支持S/11579号决议草案，但是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决议理应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长期以来粗暴违反宪章原则和拒不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行径，立即按照宪章的规定，采取有力的措施，给予应有的制裁。

现在世界形势大好，非洲形势尤其好。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不但得到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日益广泛的支持。尽管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种种曲折和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住纳米比亚革命斗争的前进。我们坚信，只要纳米比亚人民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坚持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在非洲和全世界一切坚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驱逐出自己的国土，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非洲国家的请求，并按照大会第3295（XXIX）号决议的建议，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纳米比亚问题深刻影响到整个自由非洲和全体爱好自由的人类的利益。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是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南部非洲各个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以及反对整个殖民主义和侵略的斗争的组成部分。殖民主义统治的温床在南部非洲的永久存在不但对非洲而且对全世界的政治局势都有不利的影响。这对非洲各国造成了一个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这种局势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加深和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加速重建国际关系过程两方面所作的努力完全相反。现在已经成为发展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的紧张的缓和，为非洲大陆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

动的进一步高涨确立了有利的条件。

民族解放斗争不断深入和广泛地发展，并且正在走向更多更大的胜利。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几内亚——比绍——在非洲大陆诞生了。最近，在确定前受葡萄牙统治的各国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方面，也已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继续非法占领以及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殖民种族主义政权在二十世纪的继续存在是一个时代错误，也是某种和以前几个世纪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必须立即结束这种事态。

联合国曾经通过关于纳米比亚的一系列决定，目的在于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联合国曾经多次在其决定中承认和确认，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纳米比亚人民完全有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根据联合国的一项正式决定，南非共和国管理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已告结束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国家统一和该国的领土完整，已经受到正式承认，并且曾经多次受到确认。因此，南非共和国在该国继续留置种族主义统治的任何政府、军队和标志都是非法的，同时也是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相抵触的。

联合国大会本届（第二十九届）会议，在审查和确认联合国以前许多决定时，通过了第 3295 (XXIX) 号决议，再度确认纳米比亚人民对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在这项决议中正式承认了纳米比亚民族运动——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今天，西南非民组的代表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就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却仍然继续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并顽固推行其压迫和奴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

已经在这里发言的非洲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正确地指出了南非对联合国抱持挑战性态度的真正原因，即南非种族主义者为什么敢于继续对抗联合国和非洲人民、继续正面抵触大会的许多决定和联合国宪章、并且无视世界舆论的原因。原因是很清楚的；它是掩不住也遮不了的；它就是在于若干西方强国对南非共和国的种族

主义政权的公开支持。首先正是由于北约组织的个别会员国和帝国主义跨国垄断公司的这种援助和支持，才使到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权敢于违抗联合国、非洲人民和世界舆论。

对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支持，直接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是个别强国和垄断公司的自私自利，它们正是依靠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才能继续对纳米比亚的土著居民进行殖民剥削，并夺取其自然财富以自肥。

在二十四国委员会的文件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中，对于在纳米比亚为所欲为的帝国主义垄断公司的凶残角色有具体的揭露。该委员会的一个文件正式承认：

“纳米比亚可以被视为‘历史上最受剥削的领土’，原因是：最少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被外国矿业公司作为利润加以输出。”（A/9623（第五编），附件，第143页）

但是，南非政权所得到的支持的基础并不只限于经济利益。企图在非洲南部压制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图谋，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种族主义在非洲的最后堡垒，即南非共和国和南罗得西亚就是在为这些图谋服务。我们也不得不下此结论：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若干西方强国和以色列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所维持的密切关系，不只限于经济的范围。这些关系还扩大到政治和军事的合作，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当局是不会受谈判或说服的影响而改变其政策的。

差不多三年前，即一九七二年初，安全理事会在非洲举行一系列会议期间，有人发出了支持联合国和南非共和国政权之间进行对话的呼声。当时，苏联代表团考虑到，鉴于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立场，安全理事会的这种行动绝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因此对这种行为的适当性表示严重怀疑。虽然如此，由于有些人还是继

续天真地对这种对话有信心，这一过程曾经被尝试进行。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相信，生活本身也确实已经证明：和种族主义者进行对话不但是无益的，而且事实上还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制造幻想，以为有和种族主义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此，苏联代表团对此项问题所采取的正确立场已令人信服地得到证明。

苏联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所持的一贯原则立场是无人不知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犹太复国主义和其他迫害人的残暴型态都受到苏联的坚决反对。两千万苏联人为了从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迫害下解放人类，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苏联坚定地并且一贯地遵循伟大列宁的教导，赞同完全和最终铲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苏联在全国的基础上并通过其社会组织，曾经并且继续对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广泛和无私的援助和支持。苏联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该国领土完整和不干涉该国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对于自决和独立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承认纳米比亚人民通过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从事斗争的合法性。

苏联曾经支持并且继续支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一切决定（这些决定规定迅速把纳米比亚从种族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和关于采取旨在达成这一正义目标的有效和正当措施的建议。苏联强烈谴责南非共和国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还扩展到受南非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不在这个国家维持任何外交、领事、经济或其他关系。

各受压迫人民的反殖斗争要求：必须加强对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权所施加的总压力，以便在国际上最大限度地孤立该政权。因此，苏联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上支持把南非共和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决议草案。苏联认为，最终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对付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苏联代表团准备支持关于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那类有效措施以迫使南非共和国接受这些决定的提议。

苏联代表团支持了今天安全理事会对其所审议的问题通过的决议，其草案是由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三个非洲国家提出的，虽然，坦白地说，

我们本来希望有一个内容比较强烈的文本。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理事会按照大会第3295（XXIX）号决议于今天开会，该决议在第二节中：

“促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各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我国代表团深感满意，理事会能够以这样迅速和有效的方式响应大会在该项决议下所作的请求。我们首先要向我们的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同事和朋友表示感谢，他们曾经为了达成一项有效和普遍接受的公式尽了一切努力。他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的深切关心，得到理事会全体理事国的同感，而他们的不求勉强的敏锐感觉，对于制定理在已受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是大有用处的。我国代表团也感到满意的一点是全体理事国都表现出了政治家风度与谅解精神。

在支持非洲几个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时，我国代表团的第一个根据，便是印度尼西亚自始至终都反对一切形式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坚定和一贯的立场。印度尼西亚在支持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立斗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众所周知不必多提的。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理事国，印度尼西亚对于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并老虑到国际法院的下述咨询意见：南非有义务撤离该领土。

如我前几次所曾经指出的，经常指导我国代表团所持基本态度的是下述原则：就有关一个地区被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来说，印度尼西亚始终都准备首先考虑有关地区各国的看法和利益。这是印度尼西亚的坚决信念（东南亚国家联盟全体会员

国都具有这一信念)：一个地区的各国对该地区的问题有较多的了解，而这些问题对于他们比起对于任何别人都更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看来，对这些国家的看法和利益给以较大的重视，是极为恰当的。

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是，今天早上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可以说是既合理又及时的，它并不如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强烈。另一方面，它却有较大的机会能获得执行。今天早上通过的这项决议，给予南非一个最后的警告和接受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机会，为在不采取宪章规定的制裁措施的情况下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尽了一切努力。与此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系列具体步骤，通过这些步骤，南非从纳米比亚的撤退就得以实现。它寻求实际的步骤，通过这些步骤，可以立即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要求南非政府执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释放全体政治犯，废除一切歧视性和镇压性的法律，并准许所有被放逐的纳米比亚人自由返回他们的国家。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项决议为解决长期未决的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具体和有效的措施。

南非地区的最近发展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值得庆贺的理由。看来有些迹象显示南部非洲各个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现在可能终于开始感受到国际大家庭向它们施加的压力，使它们认识到，它们再也不能随意蔑视世界大家庭的愿望了。但是，现在就谈论南非政府已转变态度，还是言之过早的。那里的发展仍然是远未成熟、甚为缓慢和很不确定的。鉴于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利政权过去的行为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使世界大家庭消释它对这两个政权的极有理由的怀疑。但是，我们相信，现在时间对于在非洲大陆南部激起改变之风是更为有利的。联合国的任务，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就是采取必要的步骤，加速最后解决非洲仍然存在的殖民问题的过程。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今天早上本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方向正确的步骤。因此，我们对S/11579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由于我们的任期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看来这很可能是我国代表团参加理

事会会议的最后一次。因此，请允许我趁此机会向围坐在本议席的全体同事及其代表团成员表示我的深刻感谢，他们的合作和善意使我国代表得以对理事会的工作作出微薄的贡献。对我来说，我能够在官方和个人一层和各友好国家的这些卓越的代表们这样紧密地合作，这实在是一种荣耀。印度尼西亚能有机会和理事会内的不结盟国家在共同努力寻求解决理事会面对的问题方面一起工作，感到特别荣幸。在本理事会内不结盟国家的几位前任代表（几内亚的西塞大使，印度的森大使，巴拿马的博伊德大使，苏丹的阿卜杜拉大使和南斯拉夫的莫伊索夫大使）在为本理事会的工作服务和效力这方面已确立了卓越的声望。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曾经有助于维持不结盟的理事国的这一声望。

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要向秘书长和他指派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密切合作人员，以及在印度尼西亚担任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两年期间内向我们提供了有价值合作的秘书处成员表示感谢。

由于我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其在理事会内的工作，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递补五个非常任理事国所腾出来的空缺的国家，都是以其对宪章的理想和原则尽忠知名的。我深信，由于这些国家的参加，理事会必能日益成功地负起宪章指派给它的重要任务，就是作为受委托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机构。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说几句话，下个月我将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两人都将在今年年底离开本理事会。我是幸运地能够认识你这么多年的许多人之一，我还学会了敬慕你为人。我第一次和你有业务上的接触，那是在大约十五年前，当时正值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低点，而你是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你在当时对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现了深刻的了解，并在此后继续表现出这一了解。你对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见地，已由局势的发展所证明，特别是在最近五、六年间，这些关系在互相谅解、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上已确实显得十分密切的时候。我很幸运，我在理事会工作的两年时间正好和你的相同，同时，我还应该感谢你这两年来在理事会内外对我的密切合作和照旧不变的个人友谊。我

在理事会内上次的发言中表达了我的信心：在你的贤明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必将再度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一信心并没有错误。理事会曾经设法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成功结束其辩论。请让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你完成任务的方式表示高度的敬，并祝贺你使会议取得成功的结果。

请允许我向我的毛里塔尼亚同事和兄弟致谢，他对我在本理事会的工作讲了这么多善意的话，并表达了这么多好感。

我在理事会内代表本国的这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不愿意失去的重要经验。虽然我不能否认，今年年底当新年之钟 响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但是将来我一定会时常留恋地回顾我在本理事会内的任期和存在于理事会各理事国之间的密切友好的工作关系，这一关系已成为个人的持久友谊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祝愿理事会在努力维持和保卫世界和平及安全方面工作顺利，并祝愿各理事国在这方面不断获得成功。

主席：印度尼西亚代表对于我对本理事会所能够作出的任何贡献以及我们的长期交往说了很多好意的话，请允许我向他表示深刻感谢。许多年前我们在印度尼西亚首次确立的友谊，的确为我提供了一个基础，能够对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有持久不变的爱好的，并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一切问题。我对他深为感激。

与此同时，我还要向印度尼西亚代表致以特别的敬意，过去这两年来他对安全理事会的各项行动作出了许多贡献。他曾经多次特别地向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指出积极的途径，而且理事会的确应该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贡献，他的贡献不久就要结束。我万分诚恳地感谢他。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我国代表团对 S/11579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并愿简短地解释一下我们投赞成票的理由。

很少有其他问题能象和从前称为西南非洲、后来在纳米比亚的名称下受到大会

承认的这一领土有关的问题这样受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专心致志和持续不断的关注了。

我国代表团的传统，是和那些顺应历史潮流（这种潮流，非常幸运地已结束殖民统治——仍在非洲作最后挣扎——的一整个时代），要使该领土成为独立、自由和主权国家的其他国家，团结一致。

我国极为高兴地欢迎现在已加入联合国的所有非洲新国家获得独立，我们也十分愉快地欢迎他们今天能以自由和主权国家代表的身份来到这里，并且同情他们的许多合法正当的愿望。

我国代表团希望在仍在我们面前的斗争中继续维持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以便使非洲大陆那些仍受外国统治的人民也能在最近的将来享有独立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紧密注意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并向该理事会各理事国在其工作的各个阶段中值得钦佩的优良表现，表示敬意。它的各项彻底的报告向我们描述了南非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道路上所设置的各种障碍。

自从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在这项决议中，大会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对该领土承担直接的责任，直到该领土获得独立为止）以来，大会就一直处于一种和南非直接冲突的状态。因为该国拒绝尊重这项决议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决定，在这些决议和决定中，这些机构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去。

我国代表团显然不能不对一项新的决议给予支持，根据这项决议，联合国应恢复它被否认的权利，以便引导纳米比亚通向完全的独立。

我国代表团同意理事会刚通过的决议的执行部分第6段，根据这一段，安全理事会将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或以前审查这一项目，因为，虽然南非在最近的过去并没有作出任何值得我们乐观的进展，以示它会改变行为，但从若干有希望的迹象看来，该国的行为的确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促进令我们满意的转变，并导致纳米比亚人民早日获得独立的权利。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对于非洲集团要求你为了纳米比亚问题而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并不感到惊讶。本会议是几天前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所规定的。我们虽然对该决议的许多规定有所保留，但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行动还是完全正当的，我们也不反对召开理事会会议的原则。

多年来我们都曾说到我们对纳米比亚情势的关心，所以我们不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很清楚地，南非并没有尽到它改变西南非洲人民政治地位的义务。而且它也没有做到促使西南非洲人民行使其世界公认而且到处适用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其结果是造成了非挽救不可的反常局面。容我回顾一下，在法国方面是赞成拟出一项建议以找出解决办法出来的，可是南非并没有符合我们的期望。因此，去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在注意到并惋惜该领土的情势没有实际进展的事实后，只好暂停它对纳米比亚的工作。

从那时以来，一年已经过去了，在非洲发生了各种重要的事件，现在我们又再度翻开了有关纳米比亚的卷宗，有一点非提出来不可。我们现在的辩论，是在国际形势与前几次理事会会议时非常不同的情况下举行的。新的葡萄牙政府放弃了多年的僵硬政策，不再进行无意义的战争，已经开始进行废除殖民制度的过程了。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几内亚—比绍之后，莫三鼻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和安哥拉将在一九七五年获得国家主权。这样一来，两个邻近南部非洲，拥有相当面积与人口的新国家，不仅将在本组织占有它们合法的席位，并且将在整个地区展开它们的影响。这种改变也会导致其他的改变。我们都知道，几天前在叛乱的罗得西亚殖民地，似乎也终于出现了政治解决希望。

白人少数领袖与黑人多数代表之间的对话似将开始。当然，法国代表团不欲显得过于乐观或预期事情发展的情况，不过现在也许有一阵新的风在索尔兹伯里吹动，对我们来说确是有意義的。

罗得西亚和南非的联系是太著名了，使我们不能就下结论说在比勒陀利亚也会感到需要一个改变。我们希望在纳米比亚也会有变迁；但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为

止，二十多年来在每届大会上所提到的情势，并没有多少改变。当然，关于比勒陀利亚政府对于该领土的未来看法如何，在安理会，和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非，都曾发表了一些声明。特别是我们听到它打算提早让纳米比亚行使其自决权的日期，我们也听到现行有关人民行动的立法也将略为放松一些，使——至少我们希望是如此——各政治党派的领袖们可以有权在纳米比亚自由行动。

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以前的那种情况到现在并没有真正有多少改变。所发表的公开声明在我们看来是不够的。它们并没有去掉有关纳米比亚人民作为统一领土的人民享受独立的权利的一些暧昧之处。让该领土居民行使“一切自由选择”这句话，初看起来虽未排除独立，可是也并没有真正向我们提供有关南非真正政策的任何解释，按照联合国宪章，南非是不能免除它的各项责任的。

我们并不忽视各种事实——而我们都了解这些事实影响到有时不无困难的废除殖民制度的过程——我们认为南非政府应采的合理态度是立即明白表示它将采用那种新的措施，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地采取赞成独立的立场。

这些就是我们投票赞成提交理事会的决议草案的理由。此外，我们要谴责在纳米比亚实行歧视的法令和惯例，我们对此表示正式的责任。鉴于如我刚才所说，南非必须明白说出纳米比亚作为统一领土享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同意我们所期待于南非的宣言，自然应该是一篇庄严的宣言。

最后，在有关妨害公共自由之障碍方面，南非虽然已行使了一些变通办法，我们仍愿联合大家向南非政府呼吁释放政治犯、废弃歧视法令和惯例、并允许政治流亡者返国。我们投下赞成票并非是无所保留的。关于内中提到几件我们弃了权的决议案，我们有原则上的困难，但我们愿把这一点略而不谈。相反的，我却要回顾一下，关于内中提到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决定和有些人从其中所得的后果来说，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本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声明已把我们的立场明白表示出来了。

在表达我们的保留之后，我要说虽然各提案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只考虑到各种事实，我们仍因为各提案国能够肯定他们所深深爱护的原则而觉得高兴。我们也高

兴屡次正当地促成我们的各项决定的协商办法，使我们能够达成协议。

感情与理智现在都鼓舞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非洲朋友深深地感到有一种期望，要得到我们整个国际社会非常愿意赞同的平等、公平和尊严。同时，我们有一种清楚的印象，认为进行谈判与分段解决问题的时刻已经到了。但愿那种信心不致落空，也不会因仓促的行动而受损害。

如果本届联合国大会能对南非施以作为大会主要行动方法的道德压力，并避免危害到有效接触的可能性，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终于将在纳米比亚采行的措施和在南部非洲举行的谈判，可在几星期内，或甚至几个月内产生任何的结果。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说，今天大家一起的努力，是能够促成所需的解决方法的。我国政府并没有等到有了目前的发展，才来鼓励南非政府表示它愿意妥协。我国政府曾将去年十月三十日我在本议席提出的许多请求和警告，再三向比勒陀利亚当局表达。我希望那些建议和忠告不会始终不生效果，也希望有关的当局会表现现实主义，使他们的所信所行能够更合乎联合国的理想。我国政府将继续按照这些路线进行，并要求渐渐消除令我们良心如此震惊的事，以期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在纳米比亚会发生一种坦率、迅速与和平的改变。

主席先生，在我结束声明之前，我也想到本会议可能是今年最后举行的一次会议，我们很幸运地能在你崇高而善意的权威之下工作的最后一次会议。容我对你的智慧，能力和你作为一名外交家的才能特别致敬，这些使得我们能在今年和去年，特别是在困难而悲惨的情况下，能够成功地克服看来是非常危险的障碍。我要对你表示尊敬和友谊。

我也要告诉我的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秘鲁和奥地利的同事们，他们象澳大利亚同事们一样，也将在今年年底离开了，在这他们担任本理事会成员的两年期间，我是多么感谢我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合作！我祝他们在联合国的继续活动万事如意。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的慷慨奖励。容我答谢他一下，回过头来看看在过去这两年，每当我们有机会一起磋商理事会面临的困难问题时，我自己由他的智慧和经验得到

了多大的利益。 我将以极大的满意和乐趣来回忆那些情形。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秘鲁）：在最近有关联合国和南非之间关系的辩论中，我国代表团曾明白而坚定地声明了它对这个问题的——纳米比亚问题——严重形势的立场。因此，我们投票赞成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所提的内容极好的决议草案，是一点困难也没有的。 该决议草案明白地谴责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和在该领土应用种族歧视以及镇压的法令和惯例，同时，由于此种谴责的必然结果，决议草案又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执行各种措施，透过迅速执行联合国各机构的所有决议，特别是我们刚刚通过的有关决议，在纳米比亚领土建立合法政府。

我国代表团深深满意地注意到理事会对其非洲成员提出的决议所显示的一致态度。我们将这种一致态度解释为对于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在一个真正可以说是联合国本身的托管领土里面的这种不可容忍的殖民和种族主义的情势，明白地表示了普遍的关注。同时，我们对于在南非和罗得西亚出现的一些迹象也不能不感觉很有兴趣或抱着谨慎的希望，这些迹象可能是表示有关的政权在朝着常情和尊重法律的道路行进。 很显然的，联合国理应鼓励任何向解放南部非洲人民进展的迹象，但重要的是联合国在这样表示时，决不能减少警惕或放松为使其决议案得到尊重而施行的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压力。

秘鲁的任期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满，所以这可能是它最后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公开会议。 首先，我不愿失去这个机会来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于南美洲一个年青的国家——圭亚那在安理会接替我们，深为满意。 我们很高兴圭亚那今天出席了，它是所有南美洲国家中最年青的一个，但也是其中在国际上最积极的一个。 它在国际上以一致的言行和极大的热心防卫着它自己的利益，它所属的拉丁美洲的利益，和不结盟的利益。

第二，我想说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两年的理事任期对我的国家，特别是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个很大的荣幸，而且得益甚大。 这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日期，在这段时期中，有很多繁重的工作，大家处理了各种敏感的问题，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象一九七三年赞比亚和中东的局势、塞浦路斯的情势，一九七四年本组织与南非政府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理事会都尽了其首要责任，利用了各种方法来维持和平与安全，它虽然常常不能成功地做到所希望的程度，其理由也是可以理解，并且也确实是

正常的，因为本组织到底不是超国家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府的组织，各会员国都在里面小心维护它们的立场和利益，惟恐有失。

秘鲁相信已经达成了大会交给它的任务。尤其是，它是最先参加安全理事会所采维持和平措施的国家之一。本代表团相信，我们在理事会的整个任期内，从没有忽略了联合国宪章的规范或是我国和拉丁美洲的和平传统，也不忽略我们一向对法律和不结盟原则的尊重，只要这些原则指的是真正脱离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独立的话。

我也要说明我们感谢澳大利亚代表们宽弘明达的合作——阁下今天给予这种合作的方式就是对阁下极为惯常的出色表现。我还要感谢奥地利、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的代表们，他们象秘鲁的代表们一样，在理事会的任期即将届满。我们认为我国代表团与不结盟国家所保持的密切合作，以及在大体上说与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所保持的密切合作，对和平事业是有很大大助益的。

我们绝不能忽略我们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在工作上最有益的相互协调，所有这些国家同我国都维持密切的友谊联系。

最后，我国代表团同我个人要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对本理事会经常的合作和尊重致以敬意和谢意。我国代表团在两次主持理事会会议时，特别注意到了这种态度。我也要向主管政治及安全理事会事务副秘书长，及协助他工作的秘书处其他成员表示感谢和敬意。

主席：谢谢秘鲁代表对我的亲切褒奖。我对两年来与他同事的经验极为珍视

札哈维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第S/11579号文件内所载的决议草案，坚信安全理事会必须负起有关纳米比亚的责任而不能再拖延下去。事实上决议上所列的各种措施早就应该采取了。大会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就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权。

不管几年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多少决议案，也不管国际法院的意见说南非有义务撤出纳米比亚，南非仍坚持拒绝撤出。除了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之外，南非还进一步以种族隔离的罪恶和耻辱加于被占领领土的居民，使自己的罪过和违法行为加

了无数倍。

过去，理事会经常决议立即召开会议以决定如果南非不遵守理事会的决定，就应对它采取何种行动。今天早上通过的决议所载的规定，可以明白显示事实上理事会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来解救纳米比亚，并拯救它在比勒陀利亚桎梏之下的居民。

今天通过的决议中的规定，只是期待理事会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所应该做到的最小限度的行动。我国代表团虔诚地希望理事会不仅是为了纳米比亚，同时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这次不会缺乏勇气、智慧和决心去忠实地执行它今天一致通过的决定。

容我借此机会向即将离开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们，包括主席先生自己在内，致以我国代表团真诚的祝福，并感谢有这么宝贵的机会与你一起在理事会友好和合作的气氛中工作。我们认为自己从这个经验得到了丰富的利益，同时，我们将永远记得我们同为这个崇高机构的成员在这里共同渡过的多事的一年。

主席：谢谢伊拉克代表对我亲切的祝福。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参加联合国工作的时候，一贯赞成最快地，无条件地消除殖民主义和最快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和自由，我们一贯站在为民族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战士那一边。

这是由于我们对世界的整体观点而必然采取的方针；它是以列宁的外交政策出发点的，而这外交政策是以社会主义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及已经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和半殖民束缚的人民友情深厚的联盟为基础的。我们和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的人民团结一致，可以从我们对他们的正义斗争提供广泛的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援表现出来。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有必要指出一点，那就是通过目前的国际缓和情势，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对非殖民化过程的结束和所有国家及人民从殖民主义完全解放出来有利的情势。

所有这些决定了我们对现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的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

自从西南非洲问题，后改名为纳米比亚问题列于联合国的议程上，已有十年以上的了。看上去它的永久性似乎使它变得毫无意义和没有前途。可是自从南非共和国——那时为南非联邦——篡夺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问题提出了以后，实际上已有许多变动。

因为国际力量均势有了改变：社会主义和不结盟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极大的增加。因苏联倡议而获得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实施，已成为联合国体系内所进行的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整个历史性的插曲。

我也应指出，最近几年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如果这些决议获得执行，它们对于加速解决以该领土人民利益为前提的纳米比亚问题是可以有贡献的。可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经常加以阻碍，他们奴役纳米比亚，而且为若干西方国

家的外国垄断公司创建了控制该领土的无限机会，使这些公司能无情地剥削土著人民和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可是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指出了这一个比任何其他殖民地遭受了更多苦楚的领土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日子不远了。这方面有力的证明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的一篇声明，正如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代表。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表达它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爱国志士和纳米比亚人民精诚团结的时候，祝他们在激烈斗争中获得更多的成功，而且对正义将获得最后胜利表示信心。

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和非洲人民想终止非洲大陆上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和决心有密切关系的。

在这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历史性过程中，葡萄牙殖民帝国开始崩溃的那一刻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些情况下，凡是同反对南罗得西亚政权和南非共和国政权实行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有关的事，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纳米比亚的为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尤应特别受重视。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他们无耻地拒绝执行联合国各机关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各项决议；他们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设立罪大恶极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企图把纳米比亚变成一个广大的保留地，象为活人住的墓地那样。我国代表团谴责横加于土著居民的恐怖行为和镇压手段我们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利用所谓自治区和在该区耍一套选举喜剧的办法，来毁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和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维持任何关系我们反对南非共和国实施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所持的一贯立场，可以从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赞成把南非共和国从联合国排除出去的投票表现出来。

可是那个决议由于西方三大强国的立场没有获得通过。当然，由于这个情势，就有必要在联合国内继续进行反对南非共和国和其罪恶政策的斗争。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于在 S/11579 号文件内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尽管有其不适合的地方，还是投了赞成票。显然，这件通过了的决议可以视为纳米比亚为自由和独立所作的复杂的斗争中的一个过渡时期。人人都知道谁在阻碍纳米比亚问题的迅速、公正和民主的解决办法。从联合国文件中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悲剧应负真正的责任。这在非洲各国的代表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所作的声明中也可以看到。若干西方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对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支持政策，和跨国公司的自私利益，都构成解决办法的阻碍物。如果没有北约组织某些集团的援助和支持，比勒陀利亚决不敢蔑视联合国，非洲人民和世界的舆论。南非共和国是非洲大陆上帝国主义的堡垒。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它们军事及战略上的目标是相互密切交织着的，这就是阻碍纳米比亚问题获得公正解决和妨碍给予这个遭受苦难的国家独立和自由的若干西方国家决定它们立场的主要因素。

最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愿意声明，在我们大胆支持完全消除一切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时候，我们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享受自决和独立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并且拥护这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我们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对违反联合国决议而占领其领土的犯罪行为的斗争是合法的斗争。我们反对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者和他们的联盟者——跨国垄断公司——掠夺该领土的财富。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继续支持在这方面采取最坚决有效的措施。我们赞成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同时，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南部非洲除掉一个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温床，对非洲大陆而言可减少战争的威胁，并促进和平与安全。

最后，我想对您，主席先生，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就是他们的任期即将在本年年底结束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说几句话，正如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已经表示的，我愿意对奥地利、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秘鲁等国的代表，在过去两年中积极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执行联合国宪章委托理事会的复杂的、负责的和崇高的任务，表示我们最热诚的情谊。

主席：我感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祝贺。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在我们这个组织里，似乎有渐渐应用一个不成文的议事规则的趋势，那就是苏联有资格攻击任何其他国家的善意、动机、意向和诚实，可是如果任何人加以答复，那就是搅乱秩序的，或者和已接受的惯例相反的，或者干脆是不讲礼貌。

主席先生，我对于这个一般的想法有点不能接受，也许您也不会觉得奇怪，除了苏联代表再度作出的贡献以外，我们的确进行了一次有用的目的在解决这个局势的辩论。苏联对于鼓吹它的到了现在已成了有些怪僻的宣传方式，比它对真诚帮助寻觅一个方法去解决纳米比亚和南非这个真正的问题要关怀得多，这是十分明显的而很可惋惜的事。

苏联代表的贡献——一共有两次发言——同我们进行的工作全不相同。它们的内容是消极的，它们的语气是属于思想战的那一套的，远够不上这种场合和这个问题所要求的水平，而且由于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么一个强大有力的国家，尤其不值得。到了现在南部非洲真正有了改变心意的征兆，而在这时候居然发表了这么一篇演讲，这几乎可以说是不负责任。我很遗憾他们竟觉得这样做的必要，而且我猜想苏联将来也会感到遗憾的。

我们认为刚才获得一致通过的决议由于两个原因，是重要的。第一个原因是它标志着理事会已回复了它传统的处理事务的方式，在决议草案提出以前有充分协商，使它尽可能容纳理事会理事的不同观点。因此，我们能通过一项大家充分支持，即使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的决议。我相信这项决议获得通过的方式加强了理事会的权力。我也相信决议本身也更有可能被它对象所指的这些国家所遵从。我对于这项决议的提案国，喀麦隆、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大使，在提出以前考虑其他代表团的意见，表示感激，我们卓越的，富有经验的主席也有很大的功劳，——等一会我再说这一点。

这个决议之所以如此重要，第二个原因是这是在南部非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通过的。来自罗得西亚的消息一定鼓励了我们大家，因为我们希望在该国有一个及时的，通过和平谈判达成的，以它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为基础的解决，预言其后果还太早了一点——在这方面，我同意印度尼西亚代表的意见——但是理事会理应注意到有关的主要非洲政府和南非政府本身所发挥的极有政治识见的作用。我们欢迎这些事态的发展，我们的投票是为了在纳米比亚促进同样的改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现实的决议，当然我们不能期望立刻有改变，可是改变也不能遥遥无期的延迟下去，现在已经有征兆表示南非政府在重新看看它在纳米比亚的政策。我想我不必引证南非总理最近所作的声明，理事会的理事对于这些声明是熟悉的。可是也有令人鼓舞的预兆表示纳米比亚白人社会的领袖也开始认为有及早行动的必要。如西南非洲国民党副首领，马奇先生，最近在记者访问时说：

“我们本来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西南非人必须以更快的超过许多人愿意的速度来行动。”

后来在同一次的访问中他说：

“很显明的，在某个时期我们必须和南非开始谈判关于它撤退的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有一个及早的变动，这个变动的确实方向还不清楚，不过已经

有了一个行动的感觉，这是我们欢迎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是竭力鼓励这些发展，而且向南非政府申明关于它未来的意向有充分通知联合国的必要。关于这一有独特的国际地位的领土，联合国对其前途有一种自然的正当的兴趣。我国政府这一方面会继续和南非政府取得联络。我们将不遗余力促进纳米比亚的和平改变。

理事会的理事会记得，我国政府最近曾检查了它对纳米比亚的政策。细节已经载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日的大会 A/9918 号文件内，因此我只要总结一下几个主要点。我国政府的结论是，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已不再有效，因为南非本身已放弃这个委任统治和它所承担的根据此种特殊关系并由此而生的义务。因此我们认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而且它应从那领土撤退。我国的外交部长在下议院说：

“政府期待南非遵从联合国要它从这国际领土撤退的要求，我们将支持国际社会使此事成功。”

这就是我们此时在此地所做的事。

可是，我国政府对于决议中某几点仍有保留意见，我想我应该把它们清楚申明这些主要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有关。我们对于这项意见表示大会有终止委任统治的执行权这一点不能同意。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委任统治已因第 2145 (XXI) 号决议而停止。关于这一点的保留，当然应和我刚才已经指出的我们认为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意见一起看待。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可是由于没有根据该条作任何预先的断定，我们不能同意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有强制性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同意安全理事会第 276 (1970) 号决议，使本组织会员国负有义务。

理事会会了解这些保留的意见牵涉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特殊问题以外的事项。它们与我们对于宪章解释方法的意见及联合国各主要机关之间的关系有关。既然

如此，所以当我们对纳米比亚的决议投赞成票而且是全心全意支持它的时候，我应该清楚申明：虽然我们这样做了，可是我们并不接受任何可能引起的牵涉到宪章解释或大会管辖权的涵义。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足可使大家明白，关于纳米比亚，我们是遵从这个世界机构的宗旨的，纵然在我们和某些其他会员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各别着重点。当理事会上次讨论南非问题的时候，我说：

“我希望南非会认识反对它的政策的国际舆论的重要性。我希望它注意我们在这会议厅里都听到的声明。我相信它会相应地采取行动。”

（第1808次会议，第48页）

那仍然是我们的希望和信念。我们要纳米比亚人民有机会自由地在最早合理的日期决定他们的将来。我们现在期望南非政府和联合国协商作必要的安排；这么做了以后可以补救一个已经持续了太久，而且几乎在三十年以前联合国成立的那一天就开始的南非和这个组织之间的冲突一直继续至今的情势——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那是在北约组织成立以前。

最后，我愿意提到奥地利，秘鲁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对于理事会工作所作的贡献。他们对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至少在我参加工作以来的这个短时期内，都作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我替我的国家，我的代表团和我自己，向他们表示，我能有机会和他们共同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无论从公私两方面说都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对于您的才能极为钦佩，同时因为我们想到这是您最后一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也不无惜别之感。您不久要回到堪培拉去，而且要从您的外交生活告退了。我们全体——尤其是象我这样刚来的人——都从您的长期经验，您的友谊，以及您关于联合国事务的贤明指导，得到益处。

主席先生，您的离去将使此地失了一个光辉。您在这么多联合国不同领域的活动中都曾发挥重大的作用，有时候某些言论可能过当或偏狭，而您却总是令人信服的好榜样，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您表现了有节制，容忍和妥协的美德。主席先生我们都会想念您的。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非常好意的话。在过去两年中由于和他及他的前任者在理事会共事，我也感觉到愉快而且得到很多益处。

杨科维奇先生（奥地利）：当理事会在去年十二月开会考虑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它一致决定结束安全理事会第309(1972)号决议委托联合国秘书长和三位理事会理事密切合作进行的联系。那时我国代表团在辩论中强调，我们希望事态进一步的发展会使安全理事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能更积极地再次处理这个问题。

在今年以内，积极性的发展已经在围绕着南非共和国的葡萄牙殖民地中发生了。葡萄牙的新政府已经承认它的殖民领土人民有自决独立权利。明年七月底，葡萄牙以前的两个殖民地，一方面是莫三鼻给，另一方面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都将成为独立国家，和已经加入联合国的独立的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一起。到那时我们希望安哥拉和佛得角群岛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在一九七五年期间，达到联合国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规定的目标。曾为人们常常提及的改革之风，已经开始在南部非洲吹动了。

可是，在纳米比亚没有出现同样的趋势，而且恰恰相反，使我们不得不说这个领土的一般情势已经恶化了。今年第四委员会进行关于纳米比亚的一般性辩论的期间，有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八十二个发言者，都对这问题作详尽的分析。因此大会通过了第3295(XXIX)号决议，促请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章节和安全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采取有效措施，立刻终止南非的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安全理事会今天一致通过了第366(1974)号决议，要求南非作一严正宣言，声明它将遵从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且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我想对这个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就是在理事会的我的非洲同仁，对于他们通过紧密的协商顺利地作成理事会全体都能接受的案文，表示庆贺。这真是一个难忘

的成就。奥地利对于这决议完全同意，而且我们希望南非政府这一次会认为，应该对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呼吁作出积极性的反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很难不听从这么一个强烈而有权威的呼吁。

象在我之前的许多发言者所指出，目前我们正目睹在南部非洲的重大发展，我们相信在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产生和平的改变方面所作努力，一定会获得成功。我们暂时不谈这些倡议的后果如何，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对这些非洲的政治家，特别是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博茨瓦纳的塞雷兹卡马总统和其他领袖，对于他们所作努力的人道主义者的精神，表示钦佩。

联合国对于事件的发展加以密切精细的注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第一次黑色非洲和白色非洲代表的领袖认为有充分共同利益而需要认真地交换意见。现在似乎有一种新的流动因素进入了一向是毫无变通余地的关系里面。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南罗得西亚方面的发展，在那里多年来第一次自由的政治生活开始兴旺起来了这样打开了多数和少数之间真正对话的希望。

因此，让我表示一个希望作为我的结论，那就是纳米比亚人按照我们宪章规定的原则不久即能实现他们的自决独立权利。给予南非政府的是沉重的责任，我们只希望它的答复将是迅速的，积极的和有建设性的。

这很可能是奥地利在理事会的任期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以前，我国代表团参加安全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因此，主席先生，我想请您特别宽容，让我简短地在今天议程界限以外的比较一般性的事件方面说几句话。

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是这个机构的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生气的两年。一个简短的对最重要项目的回顾，就会证明在这两年期间理事会工作的幅度。赞比亚的局势是理事会在一九七三年早期以全副精神对付的第一个问题，而我自己荣幸地和两位仍在理事会任职的最有名望的同仁，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和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及已离开理事会就任新职的苏丹阿卜杜拉大使，一起参加

到赞比亚的特派团。一九七三年三月，理事会赴巴拿马城首次举行在拉丁美洲有历史性的一系列会议。去年夏季期间，理事会的另一次坚决努力发动了迈向中东和平解决的过程。可是，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爆发，安全理事会为了要停止军事冲突，立刻不遗余力想改变事件的趋势。它毫不迟延地对停火建议采取了行动，并且理事会处理联合国驻埃及紧急部队的组成和派遣所表现的果断和苦心，得到了正当的赞赏。后来理事会又谋求在联合国范围内对日内瓦会议的工作顺利有所贡献。数月以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部队就驻在戈兰高地了。

由于一九七四年七月政变而展开的塞浦路斯事件，突然给了理事会一件紧急工作，那就是负责应付一个小国家所面临的双重难关：一个最困难的国内情势再加上从外面来的军事干涉。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最近获得延长，应归功于所有有关方面，这样可以继续对岛上人民提供某种程度的和平与安全。

在所有这些时期内，如同今天一样，安全理事会反复地考虑严重的南部非洲局势的各方面，这仍然是议程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不过近来有了一点打开局面的希望了。

我国代表团竭尽它的智力和能力，努力对理事会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辩论和决议有所贡献。我们一直以同样的精神这么做，这精神曾为我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向理事会作的第一篇声明中解释过的。我们想对理事会的工作提供奥地利这个欧洲国家的特殊贡献，也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想证明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以什么方法可以使永久中立和由于中立而生的独立外交政策，对安全理事会的特殊宗旨和目标有所帮助。

我们来到理事会，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一个奉献给永久中立概念的国家它的独立外交政策可以对理事会有这样的帮助的。象我们以前说过，这是从中立而来的，因为从中立的真正意义来说，它不是一个不活动，被动或者漠视的概念，

而是一个积极寻求和平的概念，如果说在我们认为理事会任期的期间，我们能够支持许多倡议，那是因为我们坚定相信我们对于这样的和平与谅解政策可以有所贡献而且也可以使永久中立对和平有永久的帮助。我们以积极、活跃和向前瞻望的精神努力制成这项政策，并且从来不违反过去二十年来独立自主的奥地利外交政策特性所在的基本原则。如果想在联合国的和平政策和奥地利及几个其他欧洲国家所实施的永久中立的和平任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一个适当和完全的评价似乎还太早了一点。可是，我们觉得这些政策不但有其适合性而且有其相辅性，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新的证明。

这过去的两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不但可以表示一个会员国对于联合国重要问题的关怀，而且可以第一次看到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责任的联合国主要机关的内部工作程序。关于这一点，理事会理事记得，我国政府对于根据宪章规定的原则增进安全理事会有效性问题，曾是提交广泛的评论的国家之一。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我有机会提到应该修改和增订暂行议事规则，接着我国代表团把一系列非正式的提议分发给理事会各理事。由于理事会要处理许多紧急事项，没有太多时间来仔细研究这些建议的各方面和其所牵连的问题。可是我们欣然注意到，我们的建议已经获得密切的注意而且激发了有价值的批评。我国代表团希望关于这问题会继续进行讨论，到了适当时间就会得到大家同意的满意的结束。

对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而言，这是最有收获的两年——任何国家第一次荣幸地在安全理事会服务，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因此，我想趁此机会对于理事会所有理事给与我国代表团的谅解和合作，表示深切的感谢。我替我国代表团成员和我自己，向您致谢，主席先生，并且向所有代表团，对于它们的合作，和五位常任理事及非常任理事给予我们合作的友谊精神，表示感谢。我希望我们已经建立的友谊精神，互相尊重和谅解，不但将在这会议厅里依然存在下去，而且将在留在此地和离开此地的人之间长远地继续下去。

我们对秘书长，主管政治及安全理事会事务副秘书长和他们的对我们服务特别周到的职员，表示同样的感谢。

最后，我想对新进来的理事表示欢迎：首先对我们同是欧洲的国家意大利和瑞典，同时也对和我们维持友谊关系的国家，圭亚那、日本和坦桑尼亚表示欢迎，它们都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接受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它们在新的职务中成功。

我结束的话是向您说的，主席先生，就如我在本月第一次声明中所表示的一样这是令我最满足的一次同事经验。我以本国代表团名义，对于您两次担任主席职位的期间，及我们荣幸地在许多场合上和您共同工作的时候您所做到的一切，再度表示感谢，并且对于您的镇静和忍耐的政治家风度，表示极高的敬意。

主席：我感谢奥地利代表对我说的极为好意的话。我的来自奥地利的同仁，不但在理事会而上在联合国其他机关里都与我邻座，我们化费了很多时间一起工作对我而言这也是最有收获的并且令我极为珍视的一次经验。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自联合国组织存在以来，联合国一直关注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理。安全理事会连续七年在审议这同一问题。我们都知道，自从本理事会上次在十二月开会讨论纳米比亚前途后，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其他部分已有了重大的政治发展。

葡萄牙的四月事件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南部非洲的政治地图。这些事件发动了一个在葡属非洲充分非殖民地化的持续不断和浩大的运动。最近在赞比亚举行了有罗得西亚各政治力量参加的多次会议，也引起人们的希望，觉得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接受的罗得西亚问题之解决办法或许即将谈妥。我们相信这些新的发展势必迫使南非参照新的现实重新审查其各项基本政策。

我国政府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清楚而明确的。我们已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各个观点通知了南非政府；并将斟酌情况继续如此。我们相信有迫切需要来尽早和平地解决这个久悬的引起争论的问题。

最近的迹象显示南非或许在重新审查其在纳米比亚的各政策；我们为此觉得宽心。南非政府已宣布将由纳米比亚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他们所有的自由选择，包括完全独立在内；又说领土的人民可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比南非外长一九七三年预测的十年期“早得多”。我们相信应该就在现在寻求一个和平和现实的解决办法。我们知道领土内各团体的代表和白人居民的领袖正筹备召开会议来讨论领土的宪政发展。我们相信会议不应排斥纳米比亚人民或其政治生活的任何重要份子。

可是，尽管我们欢迎最近南非政府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声明里面的改变，我们要十分坦率地表明我们的观点：这些声明都缺少必需的明确和细节。正是要有这个明确内容，加上积极的行动，才能打消很多方面对南非政府关于纳米比亚的声明所采的不信任态度。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南非对该领土的用意的具体和明确的声明。我们敦促南非政府尽快公布其允许纳米比亚人民在不久的将来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的计划。

我们赞成秘书长和南非政府开始重新接触，以协助南非作出行使自决的安排。联合国和秘书长的积极参与，对于保证领土权力的秩序良好的移交可以有很大的重要性；而这件事是对每一个人有益的。我们亦相信南非应废除歧视性的法律及惯例，鼓励整个领土能有较自由的政治言论。

在等待南非政府对其纳米比亚政策作进一步的澄清的同时，美国对于该领土问题将继续其现有政策。照我们一九七〇年以来所采的办法，我们将继续劝阻美国资本在纳米比亚投资，并且拒绝对和纳米比亚的贸易给予出入口银行的保证及其它便利。凡是在一九六六年后因从南非政府获得权利所作的美国投资，我们将继续不给与美国政府的保护，去对付将来成立纳米比亚合法政府的主张。这个政策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南非应快速的、积极的采取行动，结束它的非法占据纳米比亚。

此外，我们很高兴能够和非洲集团各成员一起参加事先的协商，以通过这个新的重要的决议。

主席先生，想到了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要重申我国代表团对您的崇敬和仰慕。您在本理事会的工作，尤其是分别担当两次辛苦的主席职位期间正足以代表本理事会最崇高的传统。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据的话，你已证明了澳大利亚由于其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专诚，完全符合选举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最重要标准。

对即将在月底离开本理事会的各同事——奥地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秘鲁的代表；我要表示深深感激他们的劳苦工作，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忠于职责、待人的礼貌和对于共同理想的信心，这都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标志。甚至在我们偶然没有取得充分协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竭尽所能帮助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的慷慨奖勉。

马伊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这是我自你担任本会主席职位以来的第一次讲话，请让我参加其它代表一道向您致意。作为一个新来的人，我早已听到了您的忠于本理事会工作及你的熟练手腕的声誉；而自从您在本月就任主席职位以来，您再次表明了这些品质。我们感激您作出的一切努力。

我亦向您的前任斯卡利大使致意；他上月十分能干地主持了我们的会务。

本理事会再次被要求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把问题提交给本理事会的决议是很清楚的；它宣称：

“促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各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大会决议3295号（XXIX））

我们全体都同意，正如今天早上一致表决通过的决议所指出，自大会在一九六六年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统治权以来，南非一直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领土。我国代表团一直宣称：南非必须离开联合国委任统治领土纳米比亚。

我们所有的人都谴责了南非拒绝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定。我国代表团以严重的关切注意南非对联合国的继续蔑视。的确，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不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定就是南非反对联合国的敌对行为，因此需要依照宪章第七章采取严厉措施来对付。

最近，我们听到关于联合国权力和尊严所表示的关注。有人说联合国组织的尊严和权力渐渐被侵蚀了。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的这个尊严正是因为象南非蔑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定这一类的行为而被侵蚀了。面对南非这个顽固的蔑视，本理事会应怎样办呢？

当大会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通过2145（XXI）号决议，终止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统治权时，它亦把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直接职责之下。在该领土独立前，其

管理的责任委托给在一九六七年成立的纳米比亚理事会。联合国通过该理事会，为了有序地把权力由南非移交给纳米比亚理事会，曾多次试同南非作出各安排。尽管非洲人厌恶和所谓的南非交谈，本理事会的非洲理事国仍愿授权秘书长，在三个本理事会理事国协助下，照决议第309(1972)号就这种有秩序的移交和南非进行各项讨论。

我们知道南非行而无信，和那些劝告节制和忍耐的人意见相违。本理事会及大会在去年终止了毫无结果的各项讨论。应注意的是，在商谈停止的时候，南非方面并没有和解表示；事实上，南非采取了一个傲慢的姿势。据说它的总理在今年初竞选运动时曾夸口说南非决不会把纳米比亚让给联合国。的确，一直到了现在尽人皆知的辩论，南非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时候，南非才重新回到看来是在改变或变得开明的欺骗途径上来。

我是在指南非代表在本理事会的声明，据说应给予南非时间来改变。我也是指据说是沃斯特的所谓“理智之声”，请求展期六个月来作出改变（尤其是在纳米比亚）。我国代表团并没有让这些言论欺骗；同时我们相信，本理事会以及国际社会必须采取适当行动，强迫南非放弃其对纳米比亚的严紧控制。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所有会员国都实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83(1970)号决议，南非就断不能继续其对联合国的蔑视。我国代表团谴责南非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我们真的希望在南部非洲吹着的变革之风已给了南非及其支持者一个清楚的指示：灾祸的预兆已经显明可见了，他们越早得到讯息，越是对一切人都有利。

本理事会以及国际社会再也不能等待了。应该记住的是，纳米比亚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唯一委任统治地。我们不能相信纳米比亚人民和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受德国压迫的前坦噶尼喀或喀麦隆人民有所不同，可是，今天他们已联合国的自主会员国身份和我们坐在一起了。在亚洲以及在非洲都有很多委任

统治地得到了独立；我们必须问：为什么纳米比亚不能也变成独立？这个情况看来象是联合国把羊委托给狼。这是耻辱。可是，我们也想到人民的意志是不能永远毁灭的，这是令人觉得安慰的一点。无论南非压迫变得怎样的凶恶，我们有信心纳米比亚的各民族一定会象几内亚 - 比绍以及其它地方一样。起来粉碎非正义的力量。

作为本理事会一个非洲理事国的代表发言，我想就我们对本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之了解，提出一些一般评论。决议是在和其它关系各方经过长久的谈判后达成的。我国代表团觉得它十分软弱；它没有真实地反映纳米比亚各问题的严性。可是，我们非洲人随时准备给别人一个表示诚意的机会。记得我们曾被控提出了令本理事会其他理事为难的各种决议案。有时我们也被指控提出了各种决议，要求对复杂问题得到立刻现场的解决。当然，我们并不和指控我们的人一样想法——也许是因为我们穿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鞋子，而他们则本来是鞋子的制造人；俗语说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鞋子在那里太紧了。

纳米比亚人民有权享有自决和独立。南非政府没有权力留在纳米比亚；我们请求南非的朋友劝告南非遵守这一件决议。我们同样促请那些继续剥削纳米比亚天然资源以利南非的国家停止这样的剥削，把他们的努力转往协助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独立。我们深信这些国家只要有了政治意志，一定可以适当地使用他们在纳米比亚以及南非的经济利益，来强迫南非放弃其在纳米比亚的可憎的、非法的占领以及各种种族隔离的办法。

自从沃斯特先生请求六个月期限来实行改变以后，已有三个月的有间过去了。人们不能指控本理事会催促沃斯特先生和他的所谓白人国家；因为审查这件事所定的期限远超出沃斯特先生十月时请求的六个月。我们促请联合国依宪章第七章在一九七五年采取适当行动；如果在那个时候仍没有可以接受的改变的话。

我们祈望不会再有任何不幸的事强迫主席先生来召开另一次会议；所以我们将本次会议当为今年的最后一次会议。肯尼亚在本理事会的任期也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告满。我们因此想趁这个机会恭祝各位圣诞和新年快乐。我们感谢各位使肯尼亚能在本理事会作出贡献。我们的名单包括本会所有理事国，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坐在里边桌子旁写记录的那些杰出人员；以及各位口译员。每遇会议不可避免地拖延几个钟点之久，我们就常常想到他们。

最后，我想说肯尼亚已经历了本理事会一个重大的时期；同时，我相信它已作出了少许贡献。我们对联合国，对安全理事会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不和其他的人一样灰心。我们促请所有本理事会理事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对本理事会和联合国要有较大的信心。各国应承担义务来加强联合国组织，而不是找寻它的各种缺点，或寻求替代它的办法。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心是这么大，我们只把上面所说的第二种倾向视为一种不久就会消退的一时发热，而不是死症。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代替联合国的，除非是混乱和人类灾难。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跟我们一样看法。

主席：非常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讲的勉励的话。

我现在以澳大利亚代表资格发言。我想用很少的话，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本会能够一致通过这件决议，感觉非常快慰。这的确反映了本理事会内外各方面的一个极应受欢迎的稳健和现实主义的精神；我想也顾到了这些日子似乎自南部非洲传来的各种新的声音。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坚定的决心继续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承认联合国全体的意志并遵照采取行动。

本国政府已多次表明了它的观点，说南非没有合法权利占领和管理纳米比亚；南非没有履行五十四年前交给它的委任。我们现在有权期待南非方面提出愿意和联合国合作的明确证明，不得支吾和保留；同时我们期待它对将来整个领土的独立

给予方便而不是加以阻挠。虽然我们不会再通过安全理事会作出任何更进一步的贡献，我们仍会尽其本份促进纳米比亚独立运动；尤其是（我们希望）如果我们被选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理事国的话。

我现在请想行使答辩权的各代表发言。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想就英国代表理查德大使的发言讲几句话。这的确是很奇怪的情况；苏联代表一讲到那个令人反感的北约组织玩弄权术的情形，英国的常驻代表便好象吃了一惊，举手说：“都是我不好，苏联代表是指着我说的”。当然，英国代表有权利替他自己，替他的国家，为一切令人反感的北约组织的权术担当起责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不过是表示英国代表方面良心有愧罢了。

他在这儿谈到恶意宣传。我想他想听听关于英国怎样帮助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份子的更具体的数字和消息！好的，我很愿意来满足他的意思。

根据哈佛商科学院最近发表的统计，英国的所有跨国垄断公司有百分之十六支部设在南非共和国，纳米比亚和南部罗得西亚。单在南非，英国投资早已超过30亿元。从这些英国投资每年赚取的平均利润由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不等。著名的国外投资学者里普利教授已指出过，在有些个别情形下，这些英国投资在南非以及直接在纳米比亚（德贝尔斯公司就在那儿营业）每年赚取的利润达两倍之多。

所以这就是强迫英国和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分子保持各种关系的经济基础。

至于就军事基础而言，早在一九六〇年，在沙普斯维尔枪杀非洲居民一事，除了使用其它武器外，还使用了英国装甲车，这是人人知道的。西蒙斯敦有英国军事基地，也是知道的事，据说现在似乎要放弃这个基地，这与其说是由于不想再保持基地，倒不如说因为缺乏经费。从政治上来讲，英国表露其对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份子的支持；他们最近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反对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把南非共和国驱逐出联合国的理由完全正当的决议草案，就是这种表示。

这些就是英国人和在非洲南部的种族主义及其它现象密切关连的经济，军事及政治理由。

最后，如果今天英国代表的发言可以解释为他希望苏联代表团每一次发言里提到北约时也一起提到英国的话，那么，我们是当然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将等待英国代表团来证实的确是他们的愿望。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苏联代表证明了我的话。他所说出的数字，他所透露的各项事实，从任何方面说都不是什么新闻。

我早先提出的一点——我本来希望它不会太复杂——是说，当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有了协议，当我们对纳米比亚采取了行动，当在南部非洲有真正改变的可能的時候，苏联政府的这种思想挑拨是节外生枝的，是很不幸的；在我们看来而且是不适当的。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注意到英国代表刚才的发言并没有要求苏联代表团每次提到北约时，也应具体提到联合王国。

主席：本理事会同事之中象我那样在月底任满的各位，已向理事会致辞告别，并且欣然讲到他们在过去两年来得到所有同事——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以及秘书长和工作人员的合作。我也不能不提一下在我担任主席遭到压力的许多情况中，库尔特·亨德尔先生对我的巨大帮助。他们同样讲到了在这段时期间在本理事会为联合国事务服务的荣幸。

作为澳大利亚代表，我想和他们一道，表示希望他们的假定不会言之过早。担任着主席职务，我仍常想到在十二月结束前，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本理事会面临比方说是和平之破坏或和平之威胁的情事时，我作为主席将准备随时奉命采取行动；同时，我希望理事会的同事们亦会准备如此。

但是假如可以让我假定这真的是我们今年最后的一次会议的话，我想说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在过去两年来已做了很多事在它的批评者——我们知道的确是有人批评我们的——的心目中替自己有所辩白；在整个紧要关头期间，它应命审议了多种多样的困难和严重的问题。如果说我国代表团对两年来的这些行动和决定曾作出了一些贡献的话，那么这件事本身就给了我们一个满意和稍有成就的感觉。

不论怎样，本人和我国代表团回顾到在理事会和各位同事有效合作的那段时期，我们同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他们独有的问题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并且从此得益，超过了联合国其余的会员国通常和这些事发生关系的程度。我们也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同事时常一起紧密工作，为困难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获益不浅。我们尤其珍惜这种联系，因为它带来的互相尊重，了解和容忍——更不用说友谊了。

总之，我们回顾过去两年来在理事会任理事国的期间，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追念的令我们兴奋的经验；虽则有时也是一个严厉的考验。诚如印度尼西亚代表所说，我们甚至也会有留恋往事之感。我想把这种经验视为我们即将退任的理事可以交待给继任理事的一种传统；我们对他们满怀信心；同时我们祝愿他们和理事会其它理事一道，在行使联合国宪章为这一个重要机构规定的各种职责时，取得继续不断的成功。

会议在六时五十分结束